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 第二十五回 曹春山議翻舊曲 明侍郎講說佚聞

看官，大凡作小說的，每回煞尾之處，必要作些藏頭露尾的言語，好引起看官興趣。羅貫中、施耐庵、吳少陽、曹雪芹都是如此，不能打破這個老例。上回書說的這兩個人，都是延四爺的座上客。看官只消細一揣摩，縱然不認得這白面的是崇輔心，難道連那赤面的都不認得嗎？他這副祿星的相貌，紀曉嵐的口脛，這部書中是唯一無二的。他上車大叫，只不過同崇輔心起鬧，作書的借來作個收結。料無要緊，不去管他。

當日二人各自歸家。

過了數月，又交夏令。秦老衛衙明宅演戲請客，輔心在被邀之列。那日是四喜的班底，巧玲的來手人，外串只有一個徐小香。演至黃昏，下起雨來。明宅那座戲台是有萬年棚的，比別位大員在院中天棚下搭台的不同，雖然風雨暴作，依舊鑼鼓喧天，只賓客們離家遠的，卻散去大半。比及戲止，那雨越發大了，輔心也忙忙的回家。一千伶人，都在明宅宿了。那明宅大門之內，有一片房屋，是預備伶人住宿之處，設有炕褥，十分整齊，比大下處勝強多了。一夜無話。

次日，明善起來，洗漱已畢，把小香和巧玲喚了進去。二人走入客廳，只見明侍郎在木炕上盤膝坐定，兩旁許多奴僕，一個個垂手侍立，靜默無聲。小香、巧玲請過了安，明侍郎道聲請坐。二人見文索在旁侍立，都不肯坐。侍郎會意，命文索退出，二人方在靠門的椅上各自坐了。明侍郎回頭問一個僕人道：「餚餚呢？」僕人答應了一個「喳」字，走出廳外，大聲道：「爺傳餚餚！」後面暴雷也似應了一聲。見個廚役捧著一個小小金漆的圓盒，走將來遞與那僕人。僕人接了，恭恭敬敬走回廳內，雙手捧著盒兒，向明侍郎一跪。明侍郎叫放下，那僕人方把盒兒放在炕几之上。明侍郎問小香、巧玲：「你們吃過點心沒有？」二人答道：「吃過雞絲麵了。」侍郎點了點頭，揭開盒蓋，取出餚餚。二人看時，原來是市上買的燒餅油炸果子。二人想了想方才那一種氣象，不覺暗暗好笑。

侍郎吃畢，僕人撤下盒兒遞過手巾，斟過茶。明侍郎款式夠了，對二人道：「蝶仙，蕙仙，我有一件事要你二位分心。只因六爺府裡有位側福晉，明年三月生日是個整兒，六爺要唱戲慶賀。我想送他一日的戲，只六爺不喜亂彈，專愛崑曲，又不願看常唱的這幾出。我打算煩你們排一部輕易未演的傳奇。你二位想一想，排什麼好。」小香道：「奴才們肚內沒什麼新鮮院本，請大人想個題目，容奴才們照辦。」明侍郎道：「我哪裡想得起來，還是你們去想。」巧玲道：「奴才班中曹春山肚子最寬，家裡收的崑曲總講也多。大人何不委他去辦。」明侍郎道：「這個人實是能辦。」吩咐僕人：「快與我喚來。」僕人領命，去到前面喚過春山。明善把上項話又說了一遍。

春山道：「六爺聽的昆戲實是不少，要排新的很不容易。我這裡有一本《受福報恩》，是本朝初年的故事，敢道可以排得？」明侍郎道：「這齣戲名極好。我受六爺栽培，實在不少。受他老人家的福，應當報他老人家的恩。曹老闆快把腳本取來。」春山領諾，急回到家中取來腳本。小香、巧玲還在那裡等著。春山把腳本呈給明侍郎。侍郎接來一看，原來是蔣心餘撰的《雪中人》，乃是《藏園九種》之一。演的查伊璜、吳六奇故事。侍郎大喜道：「這本傳奇實在是好，你們快快排練。」

三人領諾退出，天色已經不早，各人都到戲園中唱過了戲，巧玲便到春山家坐地，並差人去請小香。不多時，小香到了，坐定茶畢。小香道：「你二位相召，莫非為明宅排戲之事嗎？」春山道：「正是。」小香道：「我是三慶的人，你二位是四喜的人。本子既是曹府上拿出來的，這戲只能算四喜的戲，我除了念自己的腳本以外，別事一概不管，只好二位偏勞。」巧玲道：「這應當曹爺一個人拿大主意，我也只能聽候差遣。」春山道：「這本戲，依我看來，也不必分什麼三慶四喜。既是明宅叫排的，莫若就算明宅的戲，一切配角可以借著明宅的面子，各班去挑，哪一個對工便派哪一個。只這正角卻還有個難題，查伊璜夫婦一生一旦，不消說是你們二位，這個鐵口吳六奇是大淨應行，卻是派誰為妙？」巧玲道：「我於這齣戲的始末原由，一概不知。這個角色應該派誰，我不能插嘴。」春山道：「這齣戲你不曉得，難道《聊齋》你也不曾聽人說過？這吳六奇便是《聊齋》裡面所說的大力將軍。這齣戲，雖然生角是查伊璜，實在吳六奇是個戲膽。」小香道：「我們莫若想幾個人，任憑明宅挑選。」巧玲道：「這個辦法最是妥當。」遂請春山把全戲的角色開了單子，上邊寫了戲中人的姓名，下邊寫了演戲人的姓名，只空吳六奇不曾派定，交與巧玲帶去。小香也辭了春山自回。

次早，巧玲入城，到了明宅見著明侍郎，把單子呈上。明善看了道：「角色都派得不差，何以吳六奇是此戲主人翁反倒沒有派人？」巧玲道：「這個角，據曹春山說來十分要緊，倘派個不像的，就把一齣戲都攪了，所以不敢輕易派人，請大人親點為妥。」明侍郎沉吟道：「此言有理。好好的戲不可糟踐了。你意中打算派誰？」巧玲道：「奴才意中倒有好幾個人，只不知哪一個最合適。」明侍郎道：「你且說來，待我檢選。我在衙門裡派司官的烏布，派慣了，派出來保管稱職。」巧玲說了幾個淨角，明侍郎搖頭道：「這幾個都不十分對路。依我的主見，那曹春山雖是唱小生的出身，卻是十門角色都有把握。這本傳奇是他家拿出來的，莫如派了曹春山，比用這些不相干的角色還覺強些。」巧玲答應道：「是。」明侍郎取過筆墨，親自在吳六奇下面，填寫曹春山三字，遞與巧玲。巧玲略坐片刻，起身告退。明侍郎道：「我也要上衙門了，何妨一齊出門。」巧玲只得站住。侍郎一面吩咐套車，一面換了衣服。僕人喊一聲「大人下來了」，明侍郎徐步而出。許多僕役拿著帽盒衣包，左右相隨。巧玲也遠遠的跟著。到了宅前，各自登車，一個往官署，一個赴戲園，各奔前程。

巧玲到得戲園，見著曹春山，僕人來至後台道：「大人今晚想聽幾齣戲，請梅老闆、曹老闆到宅裡去呢！」巧玲因是大軸，不能便走，只應道：「隨後即來。」春山洗過彩，披了衣服，忙忙的跟那僕人直奔秦老衛衙。進了宅門，來至廳前，見著明侍郎旁邊走過一個如花似玉的人兒，叫聲「曹先生」。春山看時，原來是著名昆旦朱蓮芬。

把明爺的話對他說了。春山沉吟道：「這個角怎麼派了我？一來我的嗓子推班怕頂不下來了，二來怕花臉行有人說閒話，道我姓曹的太不給人留飯。」巧玲道：「明大人吩咐，誰敢違抗！曹先生如果不願唱，還得自己去面辭。我是不能代為推卻。」春山皺著眉頭，正在若有所思，管事人走來道：「場上剩了半出了，底下《群英會》魯肅告假，請曹先生救一救場。」春山笑道：「我救場成了例了！還有什麼推的？」即時穿靴戴網，打扮停當，頂了一出「盜書」、「借箭」、「打蓋」全本《群英會》的魯子敬。春山本是老手，這路戲，若比三勝、長庚自然不及；但台下的人緣很重，比那米喜子初來的時節強的多。

演畢卸了裝，早見明宅的一個

明侍郎道：「曹先生，我今日能請得這個人來，總算是通天教主。這位朱老闆也是你們貴班的台柱子。他的心地格外聰明，琴棋絲竹無所不通，又寫得一手好字，與當世名卿吳縣潘祖蔭最相莫逆，常在他家，所以下戲房的日子甚少，別位貴人門下也不大走動。除了老夫，恐怕是不易招致。」春山連聲道「是。」說話間，巧玲、絢雲、小香並那昆丑楊三等一般名伶，陸續都到。明侍郎每人俱要敷衍一番，忙的連春山肚中最要緊的吳六奇那句話都沒功夫說了。

明侍郎對眾人道：「我今夜沒甚公務，要煩諸位勞音。」巧玲道：「不知是清唱還是彩唱？」明侍郎道：「還是彩唱有趣。我若聽清音時，那程長庚四箴堂的燈擔，蔣蘭香怡德堂的燈擔，都可以一呼即至，何必勞動諸位。」巧玲道：「大人即喜聽彩唱，請指派戲碼，以便照演。」明侍郎道：「你們自家去掂對，只出出都要崑曲，不要亂彈。」巧玲等答應下來。大家商議。小香定了一出《拾畫叫畫》，絢雲定了一出《撈月》，巧玲定了一出《思凡》。蓮芬道：「我同楊先生演出《活捉》何如？」楊三道：「我身子不大舒服，《活捉》太累。你我演一出《相梁刺梁》吧！」蓮芬道：「今日來的恰沒有花臉，誰的梁冀？」楊三道：「曹春山是熟的，勞他串演比別人嚴的多。」春山道：「我今日不唱花臉，你二位還是另改一出。」楊三道：「你從來不拿喬，今天又是小

湊，何必推諉！」春山想了想，只得點頭。遂即寫齣戲單，呈了上去。明侍郎看了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就照單演唱。」眾人聞命，按著戲碼，先後各自扮裝登場。

不多時俱已演畢，明侍郎把他們喚入書房道：「明日忌辰，戲園無事，我也沒甚公務。我們何妨在此作個竟夜之談？」眾人一齊答應。明侍郎命他們坐了，說些閒話。漸漸說到六爺府的那一出《受福報恩》。春山道：「吳六奇這個腳色是大淨應工，請大人另委別人。」侍郎道：「方才那《相梁刺梁》的梁冀，難道不是大淨？你不須推了。春山若怕同人有吃戲醋的，只說是我親筆派的，誰敢道個不字！」巧玲道：「既大人這樣吩咐，曹先生不消為難，還是你扮演為妥。」春山料推不開，只得應了。

楊三道：「怪不得你今天不願唱花臉，敢則有這些事故由兒。我也算崑腔會的很寬，這出《受福報恩》，卻也不大通經。」春山道：「是《聊齋》裡面的故事。」楊三道：「《聊齋》的故事，大約非鬼即狐。」春山道：「非也，倒是一段人生遭遇的奇談，沒有鬼狐的荒唐。」明侍郎道：「莫說《聊齋志異》荒唐難信，世間之上，遇著鬼狐的實在有之。延樹楠的門生陳子韜太史有一年會試，在場內將作完文章，忽然燈光發綠，太史似夢非夢，見個女子走了進來，生得十分美麗。太史情知是鬼，大喝一聲，那女子驚得往後倒退，早已變了容貌，原來是披頭散髮，滿面流血，舌頭吐出唇外有一寸多長。比戲台上《因果報》的女鬼難看十倍。太史再定睛細看，鬼已沒了影子。不多時，隔號有個士子長叫而亡，大約是這女鬼的冤對。這是太史親口對我說的。倘若寫入《聊齋》，人又當是蒲老先生的寓言了。」春山道：「神鬼之事，信之則有。聽得人言，大人當日在圓明園保護御容，有一段感應。不知可是有的？」侍郎道：「怎麼沒有？那年洋兵殺到通州，僧王爺帶著韃兵前去抵擋，勝克齋也統領八旗勁旅一同征伐。到了八里橋，恰好遇著洋人。勝克齋的部下都用的是抬槍，百發百中。這種利器，是我天朝震服中外的法寶，外國人莫說是用，連見都沒見過。只聽得一陣山響，洋人如山倒一般，躺下的不計其數。勝克齋正在揮軍掩殺，不想僧王要顯他的韃兵，一聲號令，越著勝軍的陣勢把韃兵放將過去。他的韃兵，是出名的沒中用，打長毛打捻子還叫人家打了，何況是打洋人！自然是挨打了。沒有半個時辰，韃兵吃洋人打得站不住，往回飛跑，反把勝軍衝得七零八落。有個京營守備姓張，和戲班的張梅五是一家，比梅五還長一輩，素稱勇健，竟被洋人打死了。我軍大敗，洋人長驅直入，殺奔京都。咸豐爺知道不妙，忙召見肅六商量。肅六勸他老人家暫躲一躲。咸豐無奈，只得帶了宮中后妃，並載垣、端華、肅順一般人駕幸熱河。洋兵殺至圓明園點火便燒。文豐文十爺和我都在園子裡。文爺歎口氣道：『古書上忠臣義士遇著荒亂年頭兒，捨身殉難的不知多少，今日我文豐要學他一學。』一蹶腳跳在水裡死了。我正在發呆，忽然見個白髮道人站在面前喝道：『明善你還不背起老爺子來走嗎？』我靈機一動，想起閣子上面有先朝的御容，急急的走將上去捲起背了，騎匹快馬奔了熱河。後來咸豐爺殞天，我隨了東西兩位佛爺回了京，遍找這個道人，毫沒蹤跡。這實是神仙感應，決非偶然。那圓明園是三尺禁地，別的仙家也不能擅入，我遇見的一定是上蒼派來替主子看守園圍的天狐。」蓮芬道：「大人一定是天上星宿臨凡，才得神仙點化。」明侍郎道：「不然，我大約就是狐仙道中轉世來的。當今主子剛會說話的時節，有一日看見我，笑著說道：『你就是個狐仙爺。』我敬聆天語，即時跪在地下叩頭謝恩。自此以後，主子便喚我作狐仙，把明善兩個字絕口不題。每逢召見總說，『把狐仙找來』，所以我自知前生必是狐仙。」春山道：「貴人都是星、精、僧投胎，這話也一點不差。」明侍郎道：「文宗皇帝本是北極玄天真武大帝降凡。曾中堂便是聖火將軍，他每天起床，被窩裡總有粗皮，如同蛇蛻一般。李少荃乃是聖水將軍，他管轄之地差不多總要長水的。曾、李二公能建如此大功豈是偶然！要曉得聖火將軍並不是條蛇，是真武的腸子所化。聖水將軍也不是個龜，是真武的肚子所化。當初真武在太和山修道，動了凡心，自家剖腹抽腸，妙樂天尊用絲絛一根，衣襟一幅，給他更換。他真正肚腸受了日精月華，變作水火二將。這二位原是真武身上的血肉轉了世，還作了腹心之臣。這是定而不可移易的道理。」蓮芬道：「有人說僧王是老爺托生的，不知真也不真？」侍郎道：「關夫子尊為聖人，豈能隨便投胎！僧王雖也忠勇，比上關公相差太遠，這話不能作準。明朝末年正月初一日，崇禎皇帝在宮中扶乩，真武到了，崇禎問：每年都是三十六員天將輪流臨壇，今年怎麼大帝親自降臨？真武批道：天將都轉生人間，要作新朝輔佐，不在上界，只有漢壽亭侯是佛門護法不入輪迴。崇禎知明運已終，哭了一場。可見關公是不下凡的。怎麼僧王會是他的後身？」蓮芬道：「我聽見浙江一位名公，姓俞號曲園的說：『天將裡面的趙公明，《史記》趙世家小注中曾有這個名字，並不全是《封神》捏造。』」侍郎道：「我向來不看這一類的書，倒弄不清楚。」巧玲道：「我也聽見說過，趙公明是趙盾祖宗。」春山道：「說到趙盾，我又想起《受福報恩》來了。那靈輒和這吳六奇倒是一流人物，總算知恩必報的大丈夫。趙盾、查繼佐結識這兩個人，真不枉了。」明侍郎道：「趙盾能感得八個義士救他一家，也不含糊。只我小時念過《左傳》，記得這件事和你們演的《八義記》不大相同。恐怕連《鬧朝撲犬》都不一樣。可惜這出《撲犬》除了陳鬆年，沒幾個人唱了。」春山道：「陳鬆年這一出，本是絕活。狗追他的那一場，他的袍袖往裡翻，眼睛也往裡翻，袍袖往外翻，眼睛也往外翻。在台上一個圓場兒，眼珠子隨著袍袖裡外亂翻。這往裡翻還覺容易，這往外翻卻是難極了。」楊三道：「他用的是氣功。我們梨園講究內練一口氣。如今唱戲的，肯下這樣功夫的很少了。」小香道：「你的氣功也算練到家了。你演那《雙鈴記》的甘子謙，上台時滿臉發白，真象受了凍的。吃酒以後，摘下帽子，腦袋上真能冒出熱氣。若非氣功焉能如此！」蓮芬道：「他那出《活捉三郎》翻三次眼珠，翻來翻去，只見白眼珠看不見黑眼珠；又能把這麼大的一個活人縮歸象小孩一般。也是真正功夫。比那湖南、四川外江腳的帶著椅子翻筋頭，難了十倍。我常聽得南方老爺們說：京裡的《活捉》唱得不好。大概是不曾見過楊爺的這一出。」明侍郎道：「見也未必沒見過，只是不懂罷了。我曾聽得湖北來的朋友笑話京裡的《打花鼓》沒有幾句唱詞。我乍聽時很覺詫異。後來他們又說京裡《斷橋》沒唱詞，我更不解。一日，他們看《刀會》也不住搖頭道：『這樣戲，怎的一句不唱？』我忍不住問道：『人家這套新水令，唱詞實在不少，怎說沒有唱詞？他們道：『一句二黃沒有，焉能算是有唱詞？至於什麼新水令新火令，與唱詞何干！』我才曉得他們不懂崑曲。這一路的人縱然見了明玉的《活捉》，也和沒見過是一樣的。依舊要胡扯亂講。本來唱戲也是一門極深的學問，聽戲也不是粗心浮氣之人作得來的。總而言之，聽戲最忌有成見，卻又不可沒定見。如今西佛爺雖是女主，聽戲十分講究。主子更是天生聖人，別看歲數不大，要挑誰的不是，實在義正辭嚴。你們進去當差，倒要小心了。」春山道：「本來大清朝列祖列宗辦理朝政之外，都講究音樂。大內的本子，象那《蓮花寶筏》、《勸善金科》，排的太好了。即如文宗皇帝，也是崑腔的聖手。那唱昆生的陳金爵本不叫作金爵，只因善演《金爵記》的潘安，文宗見喜，才把這兩個字賜他為名。雖是金爵技藝驚人，足見文宗賞鑒果是不差。」蓮芬道：「古來只聞有潘安仁，不聞有潘安。後人張嘴便說潘安，請問這個仁字往哪裡去了？」明侍郎道：「這一問實是有理。但我已經聽得昆小峰說，這個仁字有了著落。」蓮芬道：「我也是被這位昆老爺問過，我當時對答不出。他道：這個仁字現在落到宋朝。若是不信，只管到戲班裡去找。」小香道：「我曉得了，莫非是《昭代策詔》裡面那個奸臣？」蓮芬道：「一些不錯。那宋朝只有潘美，並沒個什麼潘仁美。不知我們戲班裡怎麼鬧出這個來了，和那潘安恰是相反。昆老爺說這仁字是從晉朝逃到宋朝，他費了無限精神，看了多少書籍，聽了幾百次活人大戲，才把他捉住。可惜久假不歸，不能復原他的本來面目了。」侍郎道：「我曾看過乾隆老佛爺御批的《通鑑輯覽》，果然宋將中只有潘美，沒有潘仁美，並且也不如此之壞，但他卻吃過戲班裡一個大虧。那年乾隆佛爺宮裡演戲，唱的整本《鼎峙春秋》和《昭代策詔》，那《鼎峙春秋》演那趙子龍十分忠勇，《昭代策詔》把潘美罵的豬狗不如。佛爺聽完戲，翻開《綱鑑》一看，雖然戲上唱的不無過失，但楊業之敗由於潘美不救確是有的。那趙子龍保護昭烈，一生無過，比關聖帝君只有強的，也是實事。老佛爺次日去祭歷代帝王廟，見旁邊配享漢臣中沒有子龍，宋臣中卻有潘美，還有一個張濬，是高宗年間宰相，他薦過秦檜，參過岳老爺。老佛爺龍心不悅，想起戲上的子龍、潘美，覺得朝廷祀典還不如梨園褒貶有些公道。即時傳旨：歷代帝國廟配享名臣，添了趙子龍，撤了潘美、張濬。這不是潘美吃了戲班的虧嗎？」蓮芬道：「芻蕘之言，聖人擇之，正是這等講解。」侍郎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究竟佛爺另有定見，並不專以戲曲作準。即如關聖帝君，戲上演的何等神武？佛爺因他老人家失了荊州，歷代帝王廟中始終不用他去配享，然而卻有岳老爺。你們總說大清朝是金邦之後，不供岳老爺，真是無稽之談。又不如明朝那個張居正，被梆子戲罵的也和潘美一般？只因《綱鑑》裡是個好人，所以帝王廟兩廡有他的牌位。焉能說佛爺以戲中之褒貶為褒貶呢？」小香笑道：「梆子不如崑曲，

從此等處也看的出來。」眾人道：「是。」明侍郎講了半晌，有些困乏，到內宅去了。眾人仍到外邊歇息。

次早起身，各自出城。小香回家略坐片時，知今日三慶班是廣德樓的轉兒，即往廣德樓而來。剛下了車，忽見老旦譚叫天迎面跪倒，口稱：「徐大老闆救我一救！」小香吃了一驚，慌忙扶起，問其原由。